

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人间正道是沧桑

——批林批孔杂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人间正道是沧桑

——批林批孔杂文选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100·044 定价 0.13 元

目 录

人间正道是沧桑	侯勤彤	(1)
拉倒车的“天马”	闻 军	(6)
“人主”与奴才	孙 遂	(9)
“王者”与“贤人”	闻 军	(12)
“受于天”与“受于人”	薛 进	(15)
“风”和“草”	郁 思	(18)
“触哉，触哉”析	曾 培	(20)
“忍耐”与阴谋	秦文平	(23)
韬晦·栖身·复辟	刘梦溪	(27)
“忍”与“跳”	闻 军	(30)
人间何其有“中庸”	开 泉	(33)
“变戏法的手巾”	吴战垒	(35)
林彪与董仲舒	董 健	(38)
林彪的《春秋》笔法	徐登翰 孙其康	(41)
“归纳法”发隐	洪 途	(44)
从孔丘读《易》说起	魏 桥	诚信集(47)
灯与路	朱心堂	(49)
“赡养”与“养人”的妙用	王 瑞	(51)
“乐”与“道”	无锡压机厂人文艺部编组	(54)
“国脉民命”及其它	董逢亚	(56)

人间正道是沧桑

侯 勤 形

春秋末期，奴隶们大规模地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日益强盛，奴隶制眼看着一天天地走向崩溃。这时，孔老二气急败坏地跳出来，破口大骂：“天下无道！”

事隔两千四百多年，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同样气急败坏地跳出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恶毒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乱了套”呀，什么“危机四伏”呀，什么“过分了”、“做绝了”呀，一句话：还是“天下无道”。

翻翻几千年的历史，从孔老二到林彪，这样的“卫道士”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当太平天国革命的汹涌浪潮席卷各地的时候，反革命刽子手曾国藩便惊呼“天下无道”，声嘶力竭地呼喊一小撮“抱道君子”，要“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震撼全国，胡适为了“卫道”，又大肆吹捧孔老二：“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

每当社会大变动的关头，每当旧制度衰亡、新事物兴起的时候，总会有这种哀叹“天下无道”的老调子唱起来。“无可奈何花落去”，任何哀叹都挽救不了旧制度的衰亡。

为什么总是有人唱这个老调子呢？说怪也不怪，这是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历史上，一切革命的、进步的阶级，都

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变革，要前进，要冲破旧制度的那一套。他们总是满腔热情地为新生事物的出现大喊大叫，欢呼社会大变革“好得很”。而反动没落的阶级，则拚命地反对变革，要守旧，要倒退，要复辟。他们把新生事物的出现看成是自己末日的来临，总是叫嚷“糟得很”。“天下无道”——这正是一切反动阶级在旧制度行将死亡之时发出的哀鸣。

叛徒、卖国贼林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要走的“道”就是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他迫不及待要“名正言顺”地当国家的“头”，把最高权力夺到手里，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兴”已经覆灭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举”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这帮“逸民”。一句话，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林彪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一次进军，对每一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反对。

林彪不是要人们“学习董仲舒”、“都当董仲舒”吗？董仲舒，这个带头挥舞孔孟黑旗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有一句名言：“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说，剥削阶级老爷们统治压榨劳动人民，乃是天经地义，这种罪恶制度和反动道理都是永远也不能改变的。你要改变它，要进行革命吗？那就是“无道”，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从孔老二到董仲舒到林彪，相传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统”。

社会要前进，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无论孔老二这一类“抱道君子”如何鬼哭狼嚎，费尽心机，社会制度总是在变，人们的思想也总是在变，人类社会永远在发展变

化，奔腾向前。在“天不变”的说教破产、人民胜利以后，反动阶级又想要“变天”，即把已经属于人民的天下再“变”回他们骑在人民头上的老“道”上去，人民决不同意！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触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触及人们的灵魂。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林彪一类剥削阶级卫道士必然要疯狂阻挠和破坏，必然要恶毒地攻击和咒骂，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反对那才是怪事！然而，任何狂吠咒骂，都阻挡不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压制不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在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疯狂污蔑我们“天下无道”的咒骂声中，出现在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是一片多么壮丽的大好春光啊！全国上下，从工厂、农村、商店，到部队、学校、机关，到处热气腾腾。从十几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都在关心国家大事，都在批判修正主义，都在为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猛烈地冲刷着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大地。工农兵英雄的光辉形象巍然出现在社会主义艺术舞台上，把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古脑儿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百花盛开，呈现出一片绚烂繁荣的景象。工人宣传队开进教育阵地，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工农兵大学生带着阶级的委托和希望，豪迈地走

进了过去对他们紧闭的大学校门。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锤炼红心，增长才干，茁壮成长。各级领导班子实现老、中、青三结合，老干部在斗争中焕发了革命青春，大批朝气蓬勃的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五·七”干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新生事物，也象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一浪高一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猛发展……。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从亲身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林彪这匹“士志于道”、专拉历史倒车的“天马”，已经一头栽进蒙古沙漠，去见他的祖师爷孔老二了。然而，继续前进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并没有从此消失。世界上总有那么一小撮人，无论如何也不赞成无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叫嚷“今不如昔”，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社会大革命以后，随之而来的都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反动派总是要在一定的气候下跳出来，攻击革命成果，大搞翻案活动，梦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转。只有坚决粉碎这种复辟倒退的逆流，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对于阶级敌人的诬蔑和攻击，我们要给予坚决的回击。

一九四九年，正当我军捣毁蒋匪老巢，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刻，伟大领袖

毛主席满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情壮志，写下了光芒四射的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诗句，痛斥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污蔑诽谤，深刻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孔孟之道，充满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犹如千钧霹雳般向全世界宣布：革命！前进！——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哲学，这就是不可阻挡的人间正道！今天，重读毛主席的气势磅礴的诗句，是多么亲切、多么振奋人心啊！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斗争中，它鼓舞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投入战斗，它教育我们头脑清醒、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天下无道”和“今不如昔”的无耻谰言。

（原载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

拉倒车的“天马”

闻军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从古文堆里寻章摘句，拼凑了三个条幅挂在床头。正中的一条写的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八个字真可以说是林彪维妙维肖的自画像。它画出了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画出了林彪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嘴脸。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是很能领悟林彪真意的，也跟着帮腔，叫嚷“天马行空，猛志常在”，“天马横空，知无涯”。

“独往独来”的“天马”是个什么东西呢？以“天马”自居的人又包藏着什么样的祸心呢？

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天马是一种神马。“独往独来”这句话，是从《庄子·在宥篇》中抄来的。原文是：“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在林彪心里，“独往独来”的“天马”，只不过是“天子”的别名，两个“独”字不过是他妄图称孤道寡的野心写照而已。

历史上开倒车的反动派，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天生的超人。孔老二吹嘘什么“天生德于予”，封建帝王自称是“受命于天”，林彪自比为“独往独来”的“至贵”、超人，自比为从上帝那里来的“天马”。说法不同，用心却是一样的。当然，天地间本来没有什么“行空”的“天马”，更没有什么“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的超人。剥削阶级编造这些谬误之说，荒唐

之言，只不过是为了用它作为欺骗和麻醉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是为他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幅的书写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当时，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互相呼应，掀起了一股反华反共的浪潮。就在这个时刻，林彪这个在革命阵营内“暂栖身”的阴谋家、野心家，自比为“独往独来”的“天马”，这不是在用托物言志的手法抒发反革命的心声吗！他这个颇费心机的自比，露出了反革命的马脚，泄漏了篡党夺权的“天机”。

《汉书》里有一首天马歌，说天马“志倜傥，精权奇”。意思是天马有倜傥不羁之志，又精于权变奇谋。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有野心，擅于搞阴谋诡计。林彪正是这样的“天马”。

“天马”有“志”，“倜傥”不羁，林彪有“志”，志在复辟；“天马”“精权奇”，林彪精于搞阴谋诡计。林彪这匹“克己复礼”的“天马”，拉历史的倒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一小撮牛鬼蛇神，复辟资本主义，实现他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猛志”。他的野心的确是“无涯”的。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猛志”，要弄两面派手法，干了许多罪恶勾当。这匹“天马”，地位越高，野心越大，拉倒车的活动也越猖狂。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后，他又跳了出来，充当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一直发展到妄图另立中央，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拉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下去。这一

桩桩罪证，就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八个字最好的注解。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主义的中国飞速前进，螳臂当不住，“天马”拉不回。尽管鼓吹超人主义的反动哲学家尼采曾经宣扬，“超人”是“一个美好的典型的名词”，但“超人”的下场是并不“美好”的。纵观历史，那些开倒车、搞复辟的“超人”，全都成了“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就拿林彪的祖师爷孔老二为例吧，他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但真正的死党少得可怜，他的一生也是“独往独来”，“累累若丧家之狗”。林彪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林彪叫嚷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跟随他狼狈逃窜，仓皇投敌的，又有几人呢！这一回可成了：天马行空，飞机坠地，“超级间谍”，有去无归！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人主”与奴才

孙 遵

三国时候有个孙皓，是吴国的末代皇帝。他统治吴国的时候，凶残横恣，完全是一个骄纵酷虐的暴主；可是后来一向晋朝投降，又换了副面孔，变成了一个卑劣无耻的奴才。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里，曾举他为例来论证：“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

叛徒、卖国贼林彪，不也是这样的“人主”和奴才么？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特地抄录了汉高祖刘邦的求贤诏里的一段话作为条幅，挂在他床头右侧的墙上。在这条条幅中，他自比周文、齐桓，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妄图建立他那法西斯的王霸之业。在其它不少场合，林彪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天马”、“至贵”、超人自居。他那当“人主”的欲望多么强烈！

然而，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揭开林彪这个貌似不可一世的“超人”的外衣看看，不过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奴才而已！这个奴才，不仅为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效劳，而且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赏识。他恶毒攻击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是“骂绝了”，“做绝了”，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

和皆友”，完全是奴才哲学，投降哲学。最后，终于叛党叛国，仓惶出逃，投奔苏修，机焚身亡。他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画了一幅奴才的肖像。

林彪想当“人主”而又甘愿做奴才，这是由他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则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维护者和狂热推销者。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是异常软弱的。毛主席指出：“**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林彪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何尝不是如此？更何况他是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一件“大事”，他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胆战心惊，当然更要找一个洋大人作为后台老板。这个后台老板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实充分证明：林彪的“复礼”，就是要把新中国重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林彪要想当的“人主”，不过是充当苏修“保护伞”下的儿皇帝。如此而已！

林彪这个想当“人主”的奴才，也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图对我国进行侵略、颠覆的政策的产物。多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是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于是他们妄想在中国党内寻找代理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内的所谓“健康力量”即腐朽力量上面，通过他们来达到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四十年前，

鲁迅在对帝国主义的“宠犬”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作斗争时，曾深刻地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同志们看，把这段话作为林彪一伙的画像，岂不维妙维肖。

（原载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王者”与“贤人”

闻军

在党的九大之后，一九六九年冬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利令智昏，自以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到了，就伙同其死党多次书写反革命复辟纲领，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反复写成四个条幅，挂在他睡觉的房子里。同时，他还写了另一条幅——“王者莫高周文，伯（注：同霸）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挂在他床头的右侧墙上，便于他睁开眼皮就能看见，时刻牢记，念念不忘。

“王者莫高周文……”这段话，出自《汉书·高祖本纪》十一年求贤诏。“求贤诏”是什么东西？是反动帝王为了搜集官吏的一种文件。周文即周文王，齐桓即齐桓公，这两人均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吹捧成王霸之业的创建者。林彪把他们奉为典范，在于妄图建立林记王朝，以实现法西斯的王霸之业。

林彪以“王者”自比，其狼子野心是昭然若揭的。周文王原是殷末周族的奴隶主头子，成为周王朝创建者和完善的奴隶制典章制度的奠基人。正因为这样，自称“圣人”的孔老二，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曾经把周文王吹捧为“至德”的“先王”，顶礼膜拜；自命“天才”的林彪，阴谋篡党夺权，从破烂的古书堆里抬出周文王，并且以“王者”自比，跳得比他的祖师爷孔老

二还要高。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对复辟迷还是同气相求，目的无异。孔丘膜拜“先王”，是为了“复礼”，林彪自比“王者”，也是为了复辟。

周文王在实现王霸事业，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过程中，采取了“礼下贤者”的手段，挂起“求贤”的招牌，网罗奴隶主的孝子贤孙们，充当官吏，以便强化对奴隶的统治。这种“求贤”的统治权术，曾被历代反动统治者竞相袭用。林彪为搞反革命复辟，纠合其死党，也同样玩弄了这套“求贤”的把戏。

林彪这个“暂栖身”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为了当“王者”，千方百计寻“求”反革命之“贤”。为了“求贤”，他拉山头，搞宗派，结死党，招降纳叛。自命为“天才理论家”的国民党特务、反共分子陈伯达，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求贤”，林彪竟然扬言要给牛鬼蛇神“一律……解放”。这就足以证明：无产阶级的阶下囚，可以成为林彪的座上宾；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地、富、反、坏、右分子，便成为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基本队伍。至于那坚决与人民为敌，“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的反革命死硬分子，那就更是他的“贤人”了。

毛主席指出：“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林彪叫喊的“求贤”，只不过是招降纳叛，网罗死党的代名词，是为其阴谋窃国、篡党夺权拼凑反革命别动队。一旦时机